

仲溪午番外篇

一、初遇篇

「皇上、晋王爷，晋王妃她……她不小心落水了……」

一个小太监气喘吁吁、急匆匆地跑过来，他话刚说一半，面前两个身影就只剩了那抹明黄色的了。

仲溪午眯着眼看着快步离去的仲夜阑，却是未动转头，问那个小太监：「怎么回事？」

小太监喘了口气才说：「回皇上，方才太后娘娘和晋王妃一同在御花园里赏鱼，也不知怎么的……晋王妃就掉到了池塘里。」

仲溪午眉头一皱，那个小太监又赶紧说：「不过并无大碍，晋王妃……自己游了上来。」

仲溪午明显一愣，然后摆摆手让小太监下去。他还是没有着急走，对着暗处说：「陈渊，你去查一下。」

不过一盏茶的功夫，陈渊就从暗处现身，附在仲溪午耳边说了几句。

仲溪午向来温和的眼眸里也有了几分冷意：「还真是胆大妄为，成了亲还不知收敛，真当这皇宫里是他们华家的天下吗？」

甩袖离开，却是朝着和方才仲夜阑离开时相背的方向。

刚走到一所宫殿窗扉前，就听到一阵清脆的女声响起，带着几分不怒而威的气势：「荒唐，华美人莫非昏了头了吗？我父亲为何要知道你这后宫之事。」

脚步一顿，仲溪午停了下来，闪身到一旁，同时示意跟着的高禹屏息敛声。

接下来仲溪午就听到屋里的那道女声，把他宫里向来蛮横又没脑子的华美人堵得几欲吐血。

「华美人既然对皇上痴心不改，那就别把心思放到其他地方，从一而终这个道理不用我来说教了吧？」

声音刚落，一阵脚步声就传来了，仲溪午一愣，然后下意识地侧身走到墙角拐弯处，躲了过去。

直到屋里再无动静，仲溪午才回头看着身后的高禹开口：「她们对外不是向来摆出姐妹情深的模样吗？你说这晋王妃是不是知道朕在这里？」

高禹低着头眼珠转了转说：「奴才……不知。」

话说得模棱两可，仲溪午也没有追问。没有抓住把柄，他也就随口一提，这种人还不值得他去费心。

「走吧，先去母后宫里。」

二、缘起篇

酒楼里，仲溪午坐着，听了林江的回复，皱了皱眉头：「哦？皇兄怎么会插手牧家之事？」

林江犹豫了片刻才开口：「先前牧家小姐是藏身于晋王府，才未能抓回牢狱。」

仲溪午手指微蜷在桌面上敲了敲，片刻后才开口：「皇兄虽然易被感情之事蒙蔽，却也并非是非不分之人，你再去查查，这牧家之事是否有隐情。」

林江低头应和，仲溪午起身正欲起身离开，突然听到窗户外传来一声呵斥：「哪里来的死要饭的，敢挡了晋王府的马车，不要命了吗？」

仲溪午眉头一皱，他向来不喜这欺压平民的官僚作风，于是便转了脚步朝窗户外面望去。

刚走到窗边，就看到一抹熟悉的人影缓缓从马车上下下来。

仲溪午心里顿觉好笑，就如此巧合吗？

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，向来骄纵又自恃身份的华浅，竟然会为一个乞丐出头。

三言两句就打发了滋事的商人，还让自家侍卫带着那乞儿去医馆。那小乞丐也似乎颇为意外，一直看着华浅离开的背影。

仲溪午勾了勾嘴角，这个华府千金做了晋王妃后倒是学聪明了，还知道大庭广众下拉拢民心。他只觉得这是华浅装出来的和善宽容，毕竟之前的华浅性情可并非如此。

仲溪午嘲讽的笑容还未露出来，就看见刚走到马车旁的华浅，突然转头往他所在的窗户看过来。

一个闪身，仲溪午就躲到了窗扇后面。她怎么这么敏锐？

直到外面马车渐行渐远，仲溪午才又站了出来：「我怎么觉得她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？」

林江应声道：「应是得偿所愿后，便收敛了心性。」

仲溪午手指拂过窗棂上开口：「是吗？那可值得好好查探一番。」

林江不曾言语，仲溪午背对着他说：「等下你把在晋王府的人挑一个伶俐点的，放到……她身边。」

三、试探篇

「京城之中，天子脚下，这华深还真是被华相惯得不知轻重。」仲溪午重重搁下手里的茶盏，转头对身边之人说，「你们向来不曾在明处露面，就下去帮那琵琶女一把，我要看看这个华深有多嚣张……能惹出多大的麻烦来。」

林江和陈渊一俯首，就翻身落到酒楼大堂中央。

「这位公子，光天化日、众目睽睽之下，强抢民女这般作为可是不太好？」林江率先开口。

华深小眼睛打量了一下，发现只有他们两个人之后，就有了些底气，叉着腰、挺着肚子开口：「本少爷看上她，那是她的福气，关你们什么事？不想死就别多管闲事，一边待着去。」

说着华深就示意自己带的府兵去抓那个琵琶女，林江和陈渊对视一眼，都从彼此眼里看出些许鄙夷。不过片刻，几个府兵就被丢了出去，哀嚎声不止。

这次陈渊开了口：「我们兄弟二人最见不得这种仗势欺人的局面，今几个还就想自找麻烦，看你能不能从我们手里抢走人了。」

华深躲在府兵身后，他知道了面前两人身手不凡后，就不敢轻易让府兵前去迎战了，只是这般灰溜溜地走也太失面子了，所以他还是嘴硬得骂骂咧咧，双方僵持不下。

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华深一群人吸引走了，角落里的仲溪午默默坐着，倒是无人注意。

也就只有一个瘦骨嶙峋的酒楼杂役见他孤单一人，上前给他添了些茶水。

仲溪午通过余光看到，华府的一个家仆悄悄退了出去。他嘴角勾了勾，转移了视线，并未派人阻拦。因为他也想知道，华相不久前才告假，这个家仆如今能搬来的……救兵，会如何处理此事呢？

华相向来圆滑，做事不留尾巴，让人无从下手，若是他的一双儿女互相包庇，那可就有处拿捏了。

只是仲溪午没有想到的是，华浅来了后竟毫不留情地要把华深一千人等扭送官府，这若是见了京兆尹就有些麻烦了，说不定到时候就得要他出面了，不过林江还是知事理的，不用仲溪午吩咐就把见官府的事拦下了。

若换作是任何一家贵女如此作为，仲溪午最多只是心里赞赏，也不会过多留意，可偏偏是华浅，她之前可是满口虚情假意，实为自私自利，此时还真是让人不得不侧目。

眼见着华浅一直看向林江和陈渊离开的背影，似是生了疑心，仲溪午便径直走了出来吸引她注意力。

「晋王妃可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啊。」

四、起意篇

一连几日，华浅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，隔三岔五就往皇宫里跑，天天拜见以往她最不喜欢的太后。

仲溪午一开始装作不知道，看看她想打什么注意，结果一连小半月过去了，华浅来皇宫真的只是为了拜见太后，除此之外什么地方都没去，什么人也都没见。

又听银杏回禀，华浅此举似乎在躲仲夜阑的恩宠。仲溪午更是疑惑，不怪他上心，毕竟之前华府一家可是劣迹斑斑，让人无法放心。

于是仲溪午开始在华浅来皇宫的时候，自己也时常「不经意」地去太后宫殿。

然而每次却都能看到华浅和自己的妃嫔打成一片的模样，仲溪午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

这华浅是想做什么？

她自成亲以后，变得沉稳又圆滑，颇有华相的几分风采，让人更加忌惮。

不过华浅终归还是不如华相，几句话就把她吓得不复稳重的模样，也让仲溪午发现了自己的恶趣味，那就是……继续吓唬她。之前的华浅愚笨，就算是试探都听不懂，现在成了亲还真是变得聪颖起来了。

御书房里，仲溪午特意挑出一本奏折递给华浅，看着她战战兢兢却眼珠子直转，像极了仲溪午年少第一次打猎时猎到的那只狐狸，明明都害怕得缩成一团，脑子里却还不放弃地打着鬼主意。

仲溪午莫名觉得心情好了些。

那时候，仲溪午并不知道自己此时的欣喜是从何而来，也不曾在意，只当自己是寻了个消遣。

只是看到华浅下意识地拉仲夜阑的衣袖，两人握手而立时，仲溪午才清醒了些，那可是……他的皇嫂。

想着要转移自己的注意力，却在听到华浅为仲夜阑准备了生辰宴后，又忍不住开口要一同前往，仲夜阑浑然没发现她闪烁的眼眸，爽快地应了下来。

仲溪午一路心生忐忑，而入了晋王府，才知晓自己的忐忑是从何而来……

宴席过半，华浅推出了一人演奏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是华浅在给……仲夜阑安排人，尤其是这个人还是……牧遥。

仲溪午心生疑惑。他早知牧遥身份，当初华浅为了能和仲夜阑在一起，可是没少耍手段，怎么现在成了亲反而大方起来了？

心里有疑，连琴音都没听进去，只是为了掩饰，他还是故作自然地赞赏了几句。

余光看到华浅自顾自地坐在一旁，似是还有些……得意。

仲溪午忍不住开口：「那晋王妃为皇兄准备了什么生辰礼呢？」

华浅明显愣了一下，仲溪午嘴角不由得一勾，看来她是没准备啊。

可是看到后来的那碗长寿面，仲溪午突然说不出话来，他不想承认的是……他心底竟然莫名有些眼红。

一个皇帝去嫉妒一碗面，这说出来可真是可笑啊。

可是仲溪午却笑不出来，胸口似是被什么堵着，让他在宴席结束还赖着不走。

他故意岔开话题调走了仲夜阑，然后自己冷了脸，揪着一个问题不依不饶。

有一瞬间他自己都未曾察觉，他是有些想听她否认的，只是下一刻华浅就义正辞严地把他堵得无话可说。

看着月光下华浅皎皎的面容，仲溪午心头莫名地不舒服，心里的想法也不受控制说了出来：「这番告白听着可真是让人眼红，皇兄可还感动？」

五、祭祖篇

喧闹的人声，凌乱的典礼，层层侍卫如同层峦叠嶂一般挡在仲溪午四周。

高禹也是死死地挡在仲溪午身前，抵着他挪动。

仲溪午并未被突袭乱了阵脚，反而微眯了眼睛扫过全场，然后不由自主地往一个方向看去，抬脚离开的步伐却突然一顿，他目光定格在层层人群外的那一抹人影。

因为相比于其他鬼哭狼嚎的千金名媛，华浅显得太过特立独行。只见她脑袋不住地晃动看向四周，那模样却像是在找……吃的？

仲溪午心头狐疑，为何她像是早就知道了此事一般？

思索时行走的步子也慢了几拍，身前的高禹马上疑惑地回头：「皇上？」

仲溪午这才反应过来，此事可容后再想。

正当仲溪午欲收回目光时，下一刻他的眼睛突然瞪大，身处喧哗却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停了几拍。

远处，方才还悠闲从容的那个人影的胸口，慢慢晕开一片血迹，太过刺眼的血色霎那间也染红了仲溪午的瞳孔。

他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向前一迈，却又被高禹和层层侍卫硬推着后退了无数步。

他们之间离得不算太远，仲溪午可以清晰地看到，华浅吐了口血，鲜血染红了衣领，还可以看到华浅的眼睛里的难以置信。

只是直到华浅轰然倒地后被仲夜阑护入怀里，仲溪午也未能靠近半分，因为他们之间不远的距离中却隔了数不清的人。

仲溪午被侍卫一路护送回了皇宫，不过片刻林江就单独出现回禀典礼情况。

仲溪午只看见林江的嘴一张一合，却发现自己竟然听不见一个字，终于他开了口：「晋王……府情况如何？」

林江明显一踌躇才开口：「回皇上，晋王未曾受伤，其府兵也无伤亡……」

「她呢？」仲溪午终于是忍不住了，语调也不复平稳。

林江心头一跳，立刻埋下头回答：「……晋王妃负伤昏迷，具体情况臣不知……」

仲溪午心中说不出的烦闷，强按捺住开口：「让银杏看紧了，任何情况都要及时汇报。」

「皇上……这似乎不合情理……」林江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口暗示道。

仲溪午手指微缩，他又如何不知？

勉强让自己冷静下来，眼前却反复闪现典礼之上华浅一开始遇袭时的淡定模样，还有毫不犹豫跑向仲夜阑的身影，以及最后她中箭后的难以置信……

这其中分明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只是仲溪午却想不透。

看到仍跪着一动不动的林江，仲溪午深吸了口气，稳了稳心神才开口：「朕……自有打算。」

六、情定篇

终于等来了华浅脱险的消息，与此同时银杏还传过来仲夜阑突然弃重伤中的华浅不闻不问的信息。

待了几日仲溪午还是无法装作不知，心里说不清是怀疑还是……其他情愫，他召了个太医，未曾打招呼就赶到了晋王府。

昏睡中的华浅看起来比平时要温顺得多，没了疏离和小翼翼，也让仲溪午存了几分不愿叫醒她的心思，就这样静静坐着。

若华浅能早一刻钟醒来，就会看到仲溪午望着她的眼神……让跟随而来的太医都深深低着头，低头大气不敢出一下。

仲溪午也说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开始猜不透华浅的心思，也猜不到她的所有举动的意图。

更可怕的是，他竟然想要……去猜她的心思，猜她的举止。

所以听到华浅在晋王府上闹着要和离的消息，仲溪午只是愣了一下。而相对于心头的怀疑，仲溪午却发现自己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却是欣喜更多一些。

之前为了嫁给仲夜阑，华浅可谓是丑态百出、坏事做尽，也就仲夜阑相信她一面之词被蒙蔽过去。现在这般爽快地和离，还真是和从前判若两人。

或许这就是所谓的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

得知太后召见华浅的消息后，仲溪午就非常利索地将引见的太监换成了自己的人，然后自己装作不经意地守在路口等偶遇。

再次看到活蹦乱跳的华浅，仲溪午根本抑制不住自己上扬的嘴角：「这么巧啊，晋王妃。」

只是这次的华浅却对他格外冷漠，比以往还疏离。仲溪午认真回想了一下，应该是自己在晋王府时，他和华浅之间因仲夜阑派

人来请而中断的那场谈话，才让她心生了不满。

想起那日面色苍白，委屈得眼眶泛红的华浅，仲溪午心头也有些愧疚，于是不由得放软了口气。

本想借此时机，劝她日后遇事先把自己放第一位，莫要再为别人强出头，可华浅却总是话听了一半就把他甩在身后，让仲溪午也不由自主地扶额。

自己惹恼的人，还得自己哄啊。

与此同时，他的嘴角愈发上扬得厉害。这见了面才知道，如今的华浅，可真是看不出来对仲夜阑还有半分眷恋。

回忆起华浅以往在他面前数次剖白对仲夜阑的心意时的郑重模样，仲溪午才醒悟过来，华浅向来把她对仲夜阑的感情说得太过理智和滴水不漏，反倒是失了几分真情实意。

若是真心，哪里能侃侃而谈？

像是想骗别人去相信她对仲夜阑的一往情深一样，她恐怕更是想骗她自己去相信。

心情愈发得好，仲溪午也就不在意华浅的忤逆行为了。不过华浅的一番话也提醒了他，他们如今的身份确实还有着种种顾忌。

若是他能早些认识她，再早一些去了解她该有多好，定会比如今少些重重阻碍。

不过仲溪午自小集万千光环于一身，自己文韬武略不曾落后于人，母亲也是后宫之首，所以他想要的东西，只要肯努力，就不会有意外。

太后年纪已大，掌管后宫也渐渐力不从心，而如今的华浅简直就是为了这个后位而生。她生性聪颖、心思灵敏，成亲后进宫几次，就和整个后宫的人拉近了距离，为人又知进退，并不争强好胜。

而最重要的是……仲溪午越来越无法忽视华浅对他的影响力，华浅为仲夜阑挡箭的那一幕，让他活了这么多年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作「后怕」。

他放在心口念叨的人，受伤后却被仲夜阑放任之不管不顾。那么就不怪他想把华浅拉到自己身边来护着，他绝对不会让这种事再次发生。

太后如今很是喜欢她，所以仲溪午并不担心他母后的那一关。他需要解决的也就剩下两个问题：一是势大的华府，二是部分迂腐的前朝官员。

虽然这过程可能会难了些，但也不是没有可能，毕竟终究他才是这天下的皇帝。

思绪已定，仲溪午就对身边的高禹开口：「给银杏下道令。」

高禹侧耳过来，只见仲溪午眼里含笑：「让华浅和皇兄，再无复合可能。」

